



# 赤青黑白的文学世界

## ——谷崎润一郎文学作品的色彩研究

张 萍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 成都 611137)

**摘 要:** 作为唯美派的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以及视觉中融合嗅觉、味觉、触觉的表现技巧,勾勒出他对文学世界的丰富感受力;同时赋予色彩独特的审美情感和价值意蕴。谷崎的文学作品中,赤色是让女主升华、男主沦陷的法器,具有魔性的力量;青色总是伴随妖女的登场,象征诱惑力和想象力;黑色通过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具有多重象征性;白色通过女性的肉体象征生命的活力和激情,并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演绎东方古风幽玄的回归。谷崎润一郎的色彩世界源于他对东方文化强烈的身份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的内化吸收。

**关键词:** 谷崎润一郎; 色彩; 表现手法; 价值意蕴;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8-0375-07

## Literary world mixed with the color of red, cyan, black and white: Color study on Tanizaki Junichiro's literary works

ZHANG 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aesthetism school, Tanizaki Junichiro is adept at applying the colors with subtle changes and the expression techniques of combining the senses of sight, smell, taste and touch in visual sense to demonstrate his rich feeling of literary world. At the same time, he endows color with unique aesthetic emotion and significant value. In Tanizaki's literary works, the red color is a magic weapon to sublimate the female leading role and submerge the male leading role. The cyan color always accompanies the appearance of a siren, symbolizing temptation and imagination. The black color demonstrates its multiple symbols by comparing or combining with other colors. The white color symbolizes vitality and passion of life through the female body. In his early works, dazzling pure white and snow white gradually fade into shadowy obscure white and milk white presented in lunar halo in his middle and late works, showcasing the return of the oriental ancient mystery. The color world of Tanizaki Junichiro stems from his strong identity for oriental culture and internalized absorption of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 Tanizaki Junichiro; color; expression techniques; value impli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1910年前后,日本文坛在自然主义的旗帜下追求写实主义和赤裸裸的表白,整个文学界弥漫着通向悲哀现实的虚无人生观,文坛一片灰暗。在自然主义风靡文坛的“单色调”的时代,1910年,唯美派

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刺青》华丽登台,在日本文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谷崎对感知和官能的极致追求,冲击了自然主义的文坛。奔放的想象力、浓艳的格调、强烈的色彩,使谷崎的文学宛如盛开在自然主义

收稿日期: 2019-03-18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6-11

作者简介: 张 萍(1981—)女,四川成都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日本近代文学方面的研究。

阴翳之下的一朵绚丽牡丹。随后他发表的《麒麟》《少年》《秘密》《恶魔》等初期作品更是以绚丽的色彩,颠覆了世人对善恶的理解。1923年谷崎移居关西之后,他的中、晚期作品《春琴抄》《各有所好》《滋干少将之母》等又呈现一个静寂、淡定、纯色的世界,赋予世人心灵的慰藉。

目前有关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文本研究成果丰富,但对其文学世界的色彩研究论述屈指可数。宇佐见英治<sup>[1]</sup>认为谷崎润一郎在《刈芦》和《盲目物语》两部作品中,讲述了音乐带来的色调和触觉变化引发的想象故事,在作品《阴翳礼赞》中赞美了潜藏在昏暗中的白色和金色之美。波多野完治<sup>[2]</sup>以谷崎润一郎的代表作《细雪》为文本,从冒头开始选出100个色彩词,统计涵盖100个色彩词篇章的总字数,进而计算出单个色彩词出现时的平均字数,该平均数低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得出谷崎润一郎是一位色彩词丰富的作家的结论。张能泉<sup>[3]</sup>认为谷崎润一郎色彩词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和丰富的情感内涵,通过静态的文学图像呈现了作品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以往的研究主要从文学、艺术及语言学角度分析谷崎作品文本,但缺乏对其文学世界的色彩表现及象征意义研究。本文将以其文学世界的色彩表现及象征意义研究。本文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以谷崎润一郎作品中的常用色彩词为切入点,分析其文学色彩表现手法的特征及其常用

色彩蕴含的文化意义,探讨谷崎式的唯美主义思想及其文化认同。

## 一、谷崎文学中色彩的表现手法

色彩是一切视觉要素中最活跃、最有冲击力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它能更多地唤起人们情感的反响。色彩是各种艺术形式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因素,全面诠释了人的视觉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和主观感受。夏目漱石<sup>[4]</sup>认为“在我们的感觉世界里,再也没有比色彩感更能给予我们更丰富多变的快乐了……色彩给我们带来的快感远远超然于对占有欲的满足之上,从而使人们达到高尚美的境界。”色彩展现出作家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时也反映了特定文化语境下作家的内心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发挥重要作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正是如此。笔者选取谷崎润一郎的11部代表作中的主人公,包括初期作品《刺青》的少女,《麒麟》的孔子和南子夫人,《少年》的光子、信一和仙吉,《秘密》的女人和“我”,《人鱼的叹息》的人鱼,《富美子的足》的富美子,中期作品《痴人的爱》的奈绪美,《各有所好》的阿久,《春琴抄》的春琴,晚期作品《滋干少将之母》的北氏,《疯癫老人日记》的疯子,围绕以上人物的身体、服装以及饰品的色彩词统计,得到谷崎润一郎不同时期作品的色彩词分类统计情况,见表1。

表1 谷崎不同时期文学作品的色彩词分类统计

色彩	初期	中期	晚期	总次数
白	真つ白、真つ白、白霓、白足袋、白い、真白、玉肌、珠玉、純白、石膏、白く、白く、お白粉、白く、真白、お白粉、真珠の色、純白、雪白、純白、白い、真白、白過ぎる、白い、白さ、白毫、銀色、白皙、真白、白い、白い、白さ、真白、色の白さ、白すぎる、お白粉、真白、白い、白眼、ほの白さ、生白く、白い、象牙、白く、象牙、白い、白い、白い、白木	白つばい、白、銀糸、白足袋、真つ白、白い、真つ白、白さ、白、白い、白い、白さ、白い、白さ、真白、真つ白、真つ白、白さ、ほの白い、ほんじろく、ほのじろい	白い、白い、白い 絹、白い、白、銀	76
赤	うすべに色、琉球朱、瑪瑙、緋、赤い、爪紅、紅絹裏、猩猩緋、紅毛、珊瑚の玉、赤う、紅、朱紅、赤み、薔薇色、薄紅い、覆盆子	鴉色、薔薇色、蝦色、蝦色、朱、赤い、紅、朱の色、紅さ、桜色	紅梅、薄紅梅、罌粟 か牡丹の花、ピンク	31
黑	緇布、黒塗り、黒羽、黒い、黒く、真黒、黒眼、黒髪、黒い、真黒、黒髪、黒髪、真黒、黒さ、黒眼、黒眼、黒眼、黒眼	黒い、黒み、黒く、黒い、黒い、黒い、黒、黒餅	—	26
青	青雲、青く、青白い、納戸色、青大将、お納戸、藍色地、空色、紺碧、青く、淡藍色、藍、淡藍色、青々、青貝色	青み、紺淡い水色、うすい水色、青さ	ブリュー、ブリュー	21
黄	金色、黄八丈夫、浅黄、金、肉色、金緑、銀杏の色	金紗、黄色く	—	9
紫	紫、紫	薄紫、薄紫、紫色	紫	6
緑	翡翠、緑、暗綠色	緑	—	4
茶	狐、茶格子	—	—	2

从表1可见,谷崎润一郎11部作品中白色出现次数最多,为76次,其他颜色依次是赤色31次、黑

色26次、青色21次、黄色9次、紫色6次、绿色4次、茶色2次。谷崎润一郎大多运用以上8种颜色

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结合涵盖色彩词的作品篇章细读,笔者发现谷崎文学世界的色彩表现手法主要突显三大特征。

### (一)视觉色彩与嗅觉、味觉、触觉相互交融

谷崎润一郎笔下的色彩往往通过触觉、味觉和嗅觉切实感知,使读者在真实的形象中产生对描写事物的审美联想。在赋予读者视觉冲击的同时,谷崎更激发读者的其他感官功能,使其身临其境,置身于他的文学世界里。《春琴抄》中,春琴的脸带着花或珍珠的细腻,让读者在嗅到花香的同时看到如珍珠发出的柔光;《富美子的足》中富美子小姐的脚让人想起覆盆子融入白色牛奶的夏日饮料,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分泌唾液,产生品味人物奥妙的愿望;《人鱼的叹息》中,人鱼雪白的肌肤上长着白色的绒毛,让读者产生想要触摸人鱼柔软毫毛的触觉反应。谷崎打通了视觉与嗅觉、味觉、触觉的通路,模糊了眼与鼻、舌、身各个官能的界限,让色彩似乎有气味、有形象、有冷暖。谷崎通过细腻的色彩描写丰富了作品的感官元素,激活了读者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让读者沉浸在丰富且真实的官能想象之中。

### (二)五彩缤纷到单一色彩的转变

谷崎在其初期作品中,使用了大量色彩,比如《刺青》中的朱红和琉球红,《秘密》中的宝红、绯红、金色和天蓝色,《人鱼的叹息》中的雪白、纯白、翡翠、暗绿和黑色,《少年》中的金黄、银杏色、紫色和海蓝色,色彩明亮夺目、丰富大胆。但是中、晚期作品色彩趋于单一,比如《各有所好》中出现桃红色、灰白色和黑色,《春琴抄》中出现白色和青色,《滋干少将之母》中出现了乳白色、桃红色、深红色和紫色。色彩变迁最显著的是白色,白色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

### (三)微妙的色调演绎色彩的渐变

总体来看,谷崎润一郎作品中使用的色彩种类并不多,但他对色彩词的描绘精雕细琢。从“海岛边捡来的淡红的贝壳般的双脚”(《刺青》)、“像被红纽扣锁住的嘴巴,如石膏般的裸足,似咬着牡丹花瓣的红唇”(《少年》)、“比珍珠还洁净百倍的眼泪及比珊瑚更鲜红的心脏”(《人鱼的叹息》)、“如狐一样的白色肩膀、手腕”(《痴人的爱》)等描写不难发现,比起原色,谷崎更倾向运用有微妙变化的色调;但又不直接地使用这些色彩,而是借助能暗示不同色调的植物、动物、矿物等生活中常见物体婉转地将色彩的渐变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知五彩缤

纷的世界。

总之谷崎润一郎并不对自然界中所有色彩都感兴趣,只是甄选部分色彩来构筑自己的文学天堂。但这点并不会导致其文学色彩的单调,相反,谷崎润一郎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借助感觉器官的相互沟通调合出更具感受力的色彩世界。

## 二、谷崎文学中赤青黑白的意蕴

色彩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同的色彩表达着作者不同的情感,唤起读者不同的生理感受和情绪反应。当作者在作品中偏爱某种特定色彩时,这种色彩便打上了作者个性和心理的鲜明印记。佐竹昭広<sup>[5]</sup>指出上代日语色名中只有赤青黑白四个颜色沉淀到今。日本最早的历史书《古事记》将此四色作为基本色彩,可见赤青黑白是日本最古老的传统色彩。从笔者的色彩词统计来看,谷崎主要甄选赤青黑白四种色彩来构筑自己的文学天堂。他对四种色彩的运用看似随意拈来,实则是自发而缜密的选择,无不蕴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蕴。

### (一)赤色的价值意蕴

日语的“赤”是源于太阳的颜色。从物理特征说,赤色是一种暖色调,从情感属性上说赤色代表着热情、奔放和炽热。日本文化中,赤色惯用于驱邪除魔,庆祝喜事;日本文学中,赤色一般表现女性的妩媚多姿和含蓄羞涩,代表着积极向上的情感。但在谷崎作品中,尤其是在其初期作品中,谷崎自觉地屏蔽赤色的审美传统,并赋予赤色反传统的象征意义。

《刺青》的故事在弥漫着颓废而浓烈的赤色背景中展开,其主色调不单是赤色,还有琉球朱,以及被比喻成火焰、珊瑚、朝日的红色。故事的高潮在太阳的红光和刺青的朱红色中上演。“年轻刺青师的灵魂溶入墨汁中,再渗透到肌肤。混合着烧酒刺入肌肤的一滴一滴的琉球朱都是他的生命的甘露。他在这里看到了他灵魂的颜色。”<sup>[6]</sup>“墨汁”“烧酒”“甘露”“灵魂”四个意象词的转变勾勒出一幅动态画面,图像中赤色的墨汁混合烧酒从女孩的身体外部渗透到身体内部,隐喻刺青师的灵魂传送到女孩的体内,二者完成生命的合体。当每一滴朱红的墨汁渐渐地在女孩身体上爬成一只隐隐约约的蜘蛛时,少女心中的怯弱被彻底抛弃,原本天真无邪的少女双眼闪着利剑般的光辉。同时完成夙愿的刺青师也失去灵魂,心甘情愿地沦陷为祭拜女神的第一肥料。谷崎用妖艳华丽的红色蜘蛛实现了刺青师和少女之间精神的相互反哺,借助色彩的描绘艺术地传递了图像

背后隐匿的“女性跪拜”文学思想。《少年》中光子在玩伴之间的新奇游戏中总是扮演最惨的角色,比如扮演狐狸精被捆在走廊的栏杆上,脸上被嚼碎的糕饼弄得污秽不堪;涂着红色的颜料,浑身鲜血淋漓,痛得满地打滚;扮演母狗趴在房间的地板上争抢散落在房间的食物。可是在西洋馆探秘的晚上,光子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如石膏般的裸足套着肉红的拖鞋,……好似咬着牡丹花瓣的红唇煽动的一刹那,……我眼前红霞闪闪烁烁。”<sup>[7]</sup>“肉红”“牡丹花瓣”“红霞”三个意象词的变化描述了光子从人到花再到神的升华过程,暗示原本毫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成为盛气凌人女魔头的蜕变,彰显出神秘的美感,赤色喻示女性能降服男性的力量之美和恶魔之美。之后光子的嚣张一天胜过一天,变本加厉地对待玩伴,最终成为王国的女魔王。

### (二)青色的价值意蕴

“青”是一个典型的日语词汇,“青”饱含着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海,因此,青色被视为大自然的颜色,是世代代日本人生活的颜色。自古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大量使用“青山”“青垣山”“青垣”“青紫垣”“青沼”之类的词语,反映日本民族对青色的喜欢。张波<sup>[8]</sup>指出受日本风土人情的影响,对于日本人来讲,青色是一种亲近、随和和稳定的颜色。

但谷崎在作品中颠覆了青色的传统意义,在他的11部作品中大部分女主人公都被固执地画上青色。《麒麟》的女主人公南子夫人身着青云色的华服;《少年》的女主人公光子在肖像画中身披海蓝色外套,旁边匍匐着一条青蛇;《秘密》的女主人公全身裹在淡蓝色的披风里;《人鱼的叹息》中男主人公贵公子最不能抵抗的是人鱼淡蓝色的双瞳;《痴人的爱》中从平凡少女变身为命运女人的奈绪美出场时穿着淡水色的法国丝裙;《疯癫老人日记》中勾起老人性欲望的儿媳穿着蓝色的长睡袍,脚上是同样蓝色的缎面绣粉红拖鞋。而这些女主人公或傲慢、或放荡、或残忍,被归类于谷崎笔下的“妖妇”“娼妇”“恶妇”,与传统青色意义截然相反。谷崎有意识地将象征精神稳定和安详的青色涂裹在放荡的妖妇身上,暗示在沉稳和冷静的外表之下,燃烧着意想不到的欲望火焰,凸显妖妇的诱惑力。谷崎通过女主人公外表色彩与内心性格的巨大反差,将千姿百态的妖妇形象深深地印刻在读者的脑海。同时,谷崎描述女主人公时通常使用单一的青色,构成如同水墨画般的境界。水墨画本没有色彩,但墨色在白纸

上的浸润和渲染使得画面更具张力,充满着无限的想象力。谷崎润一郎以色塑人,以色言情,用寥寥几抹青色塑造一个充满诱惑力和无限想象力的世界,使读者如同所有的男主人公一样,为之魂牵梦绕,无法释怀。

### (三)黑色的价值意蕴

日本文化中黑色往往象征着绝望和死亡,带给人一种负面的情感效应。日本民俗学将黑色称为“黑不净”,将其与罪恶、黑暗与恐惧的事物相联系。由于黑色特殊的色相,日本审美传统更多是将其看作消极和负面的情感色彩。谷崎基本继承日本文学对黑色的审美传统,将黑色视为丑陋、病态、变态的代名词,加以渲染,营造一种压抑和阴郁的气氛。例如,在《少年》中,爱虐待、爱捣蛋的信一登场时穿着黑羽平织的礼服,具有被虐待倾向的仙吉是一个肌理粗黑、又肥又丑的小子。《痴人的爱》中,初见面的奈绪美的皮肤好像几张无色透明玻璃板重叠在一起呈现的深沉色调,看起来并不健康。

虽然谷崎认同日本民族传统的黑色审美定义,但他并不完全将其视为贬义的色彩,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黑色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表现不同情境下的情感意义,赋予黑色多重象征意义。例如,在《麒麟》中,谷崎通过黑色与其他色彩的对比,暗示黑色像深色的大海一样,掩盖一切色彩,吞噬掉一切污秽。《麒麟》开场,孔子头戴布满灰尘的黑色帽子,脚穿黑色草鞋,这不单是当时的历史的风俗,更为塑造一位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哲学老者埋下伏笔。故事发展到高潮,服饰色彩斑斓的南子夫人,使用一切手段诱惑孔子,试图让他放弃政治抱负。但孔子没有像其他的政治家一样口若悬河,而用沉默和面无表情来坚决抵制南子夫人的引诱。南子夫人豪华的色彩和孔子单一的黑色形成强烈视觉冲击,画面中的黑色既沉默于色彩斑斓之中,又屹立于五光十色之外。可见,《麒麟》中的黑色摆脱固有的负面意义,象征孔子刚强、不屈不挠、坚持自我的高尚品质。此外,《各有所好》中的阿久仿佛是穿着“黑饼家徽碎花纹窄袖便服”的木偶,黑色和白色组合的日式传统家纹与个性深藏不露、谨慎谦恭的传统女性的特性相得益彰。黑白相间的木偶式的女性象征日本传统观念中“永恒女性”的容貌。《痴人的爱》中,奈绪美“黑色天鹅绒帽子”配上“五彩发光的水晶项链”、“洁白的鼻尖”、“红色的嘴唇”的妆容是当时街头最流行的“西洋女性”时尚。可见,黑色和彩色的搭配,既象征东方的传统之美,又体现西方的时尚之美。

#### (四) 白色的价值意蕴

在日本,白色是至高无上的色彩,自古以来就受到日本人的崇尚和喜爱。在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中,白色象征圣洁和神圣。在日本人的传统观念中,白色是至高、至真、至善的色彩。谷崎润一郎继承了日本尚白的民族色彩审美传统,在其11部作品中白色出现76次,远超居于次位的赤色。白色在谷崎的文学色彩世界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

##### 1. 白色的载体

“一双雪白的裸足”(《刺青》)、“雪白的手臂”(《秘密》)、“宛如皎月般熠熠生辉的肌肤”(《人鱼的叹息》)、“宛如细心削刻的原色木材的小腿”(《富美子的足》)、“如苹果的果实般洁白的后背”(《痴人的爱》)、“丰润白皙妙不可言的脸蛋”(《春琴抄》)、“在黑暗角落里朦朦胧胧浮现的白色脸庞”(《各有所好》)、“朦胧月色中乳白色的人影”(《滋干少将之母》)等关于白色的描写可见谷崎笔下的白色具有相同的特点,即通过面容、肌肤、小腿、后背、裸足展示出白色的肉体之美。如果说谷崎笔下的赤色、青色、黑色是人物服饰的主要色彩,那么白色一定是女性的肉体色彩。谷崎一生追求女性的肉体之美,笔下的东方女性或者西方女性,“妖妇”或者“圣母”,都拥有肤色洁白的丰腴体态。在对女性肉体的追求中,谷崎尤其对女性的双脚怀有极大的偏执,是一位典型的“恋脚癖”作家,白色裸足频繁出现在诸多的作品中。《刺青》中,刺青师邂逅一双露在轿帘底下的雪白裸足,皮肤光洁犹如被山涧清冽泉水洗涤多年,能够在这美丽的肌肤上刺画是他最高的艺术追求。《富美子的足》中,小妾富美子有一双如笔直白木雕琢般纤细的脚胫,老人想方设法以油画的艺术形式刻画富美子之脚的美丽。《疯癫老人日记》中,老人吮吸儿媳的双脚得到生理快感,生前希望将儿媳的双脚雕刻成佛脚石,死后埋葬其下。当谷崎的尚白精神与“女性跪拜”及“恋脚癖”结合时,白色的裸足必然变成白色佛脚石浮现在读者面前。在没有佛像的时代,佛脚石遂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见佛之足跣而参拜,如同参拜生身之佛。读者通过白色的佛脚石感受到谷崎唯美思想及对女性的至高崇拜。可见,对白色裸足的艺术追求是谷崎对女性肉体美的极端表现,而白皙肉体是谷崎审美意识的载体。

##### 2. 白色的演变

谷崎的初期作品《刺青》《少年》《人鱼的叹息》中充满大量的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刺青》中,刺青师并没有见到女孩的长相立刻被她雪白的双足吸

引。《少年》中,主人公认为肌肤雪白的光子如同神话故事中的天使,被迷得神魂颠倒。“最让贵公子感到惊讶和消魂的是她纯白、不带一丝污点、皎洁无垢的肤色。很难用白色来形容她雪白肌肤的光泽。由于过度洁白,似乎‘光辉照人’比白色更加贴切,她全身皮肤的表面如瞳孔般散发着光芒。”<sup>[9]</sup>《人鱼的叹息》中,谷崎反复使用“纯白”“雪白”“过度洁白”等色彩词堪称完美地形容了人鱼的白色肌肤。中、晚期作品《春琴抄》《各有所好》《滋干少将之母》中,初期的西洋风情的女主被扎根东方古典世界的人物取而代之,明亮刺眼的纯白、雪白逐渐淡化成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他突然发现仿佛在壁龛旁边的黑暗角落里朦朦胧胧浮现出阿久的脸庞,心头不觉一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具身穿黑饼家徽碎花纹窄袖便服的木偶戏旦角木偶。”<sup>[10]</sup>黄昏的雨夜,灯座十分暗淡,男主人无所事事,隔着蚊帐凝视山水画,突然在物影的重叠中浮现一张微白的脸庞。虚实模糊的阴翳中,让读者似乎看见或是传统文乐人偶或是传统女性的面庞,微妙难测,玄而又玄。“他跪在地上,从下边仰视母亲,靠在她的膝盖下。母亲那白帽子下边的脸,在透过花而来的月光烘托下,显得小巧可爱,似乎脸四周有一道毫光。”<sup>[11]</sup>阳春三月的夜晚,一片盛开的樱花林和刚刚发出几分柔光的新月交相辉映,滋干寻母的故事被微朦的月色幻化出神秘幽远的气氛。月夜寻母的场景色彩单纯,光线柔和,虚实结合,气氛静谧、幽远、虚幻。这种色彩描绘既是日本传统的自然美的体现,亦是作者静寂、幽玄的日本传统审美情趣的流露。谷崎通过明暗相称的色调,调和出冷色调的乳白,让读者想象母子团聚相拥而泣的浓浓亲情。

##### 3. 白色的意蕴

白色的肌肤、白色的手臂、白色的面容、白色的裸足,谷崎对女性肉体的极致描述,给读者带来生理的、官能的快感,同时让读者感受到艺术不是精神的东西,而是完全实感的东西。张能泉<sup>[12]</sup>指出,在谷崎的文学世界里,他以女性肉体的官能享受,代替伦理判断,以官能的书写代替道德的审视,将社会道德和伦理规范尽可能排除在其艺术世界之外。因此为了实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谷崎将自己生命的活力与激情注入白色肉体之中,通过浓郁的官能书写极力地表现出浓厚的生命气息;同时赋予白色超越世俗伦理、道德规范的力量,使其游离在现实世俗世界之外。在摆脱道德束缚的谷崎世界里,女性白色的肉体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作者创作灵感的源

泉,完美演绎艺术至上的文艺思想。可以说,谷崎的文学世界中,白色惯以女性肉体的形式出现,代表作者追求艺术的生命活力与激情。同时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里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说明作者笔下的白色色调并非一成不变。从赞誉代表西洋文明的纯白转而褒奖物体与物体的阴翳之间的幽暗之美,体现作者从西洋文明崇拜到日本传统古风幽玄的回归。

### 三、谷崎的色彩世界及其文化认同

鲁道夫·阿恩海姆<sup>[13]</sup>认为“色彩能够表现感情,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假如在致力于研究与各种不同色彩相对应的不同情调,和概括它们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不同象征意义时,不注重探索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根源,就会走入歧途。”文学中色彩的运用既与特定语境中人物、环境、情感相适应,又是作家对色彩来自情感与心理上的选择,而此种选择往往与作家文化身份紧密联系。

#### (一)对东方文化身份的认同

谷崎出生在日本一个传统的富贾之家,从小接受母亲严格的家庭教育,爱好日本古典文学,研习汉诗,这使他具备了传统东方文化素养,而父亲自由散漫、崇尚享乐的生活方式则让他对江户旧式氛围感触颇深。他在文学创作中对东西方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我们今天的日本人几乎全盘接纳了西方的文化,看上去似乎被同化了,……可是我认为几乎所有憧憬醉心于西方文化的人会在某个时候回归日本情趣,……虽然会有暂时崇拜西方的时代,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再次回归祖先传承的思想。”<sup>[14]</sup>可见,谷崎对日本情趣持有强烈依恋,认为文化的回归是必然趋势。谷崎的回归,并非表面意义的日本或者东洋回归,而是内心深处强烈的本民族文化认同。刘含力<sup>[15]</sup>指出,东西方社会半个世纪的较量中,东方传统文化国家的集体败北让许多东方知识份子怀疑或批判东方文化,但他们内心的深处仍然流淌着东方传统文化的血液。谷崎长达55年的创作生涯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时代,期间的挣扎和矛盾验证了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对近代日本文化的合围,经历东方文化的摒弃和西洋文化的向往的反复较量,谷崎内心始终钟情日本传统古典文学,情系东洋古典美学。

日本传统审美风格偏重素朴,很少追求华美和艳丽,这种崇尚素雅的特质对谷崎润一郎的色彩审

美情趣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在色彩运用上,谷崎依据日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潜意识地从古典文学千百年积淀的色彩词中选择喜好的赤青黑白四种色彩作为自己感情的对应物,其中尤其尊重和偏爱代表日本传统的青色和白色。谷崎描述女主人公服饰时通常使用单一的青色,勾勒如水墨画般的世界,用寥寥几抹青色,刻画出优雅动人之美,表现神圣的美感。同时通过白色的肌肤、白色的手臂、白色的面容、白色的裸足一丝不苟地演绎了日本民族的尚白精神。在色彩表现手法上,借用日本古老审美对象如文乐木偶、月色、樱花和物体之间的阴影,描绘出极具日本传统古典风雅幽玄的和谐世界。谷崎继承赤青黑白四色的传统审美情感,勾勒出或者神秘幽玄、或者静谧淡雅的唯美世界,使其文学世界呈现同《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一脉相承的日本民族色彩观和审美情趣。

#### (二)对西方文化的内化吸收

谷崎在东京帝国大学国文学部求学时,正值文明开化后的脱亚入欧一边倒的时期,大量西方作品被译介到日本。谷崎深受希腊、印度、德国的唯心主义和悲观主义影响,热爱爱伦·坡、王尔德、波特莱尔的著作,力图从西方文学作品和理论思潮中获得创作的灵感。郝金梅<sup>[16]</sup>指出,谷崎借用西方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思潮和西方的叙事、人物塑造和写作技巧,打破当时的沉闷世界。于是他在初期作品中习惯用浓艳、华丽、富有张力的色彩构思荒诞怪异的虚幻物语,通过浓厚的官能书写让艺术凌驾于生活之上。在初期作品色彩的运用上,谷崎强调突破传统,打破色彩的常规艺术法则和传统意义。《刺青》《少年》《秘密》中的赤色显然印证这点。赤色完全摆脱代表女性婉约含蓄的东方审美意识,变得奔放妖艳,演绎女主升华为女魔降服男性的过程,象征魔性的力量。在色彩的表现手法上,谷崎运用视觉、嗅觉、触觉和味觉相融合的方式,调动读者全面而真实的官能享受。可见,在激进的社会变革中,谷崎以反传统的色彩意义、奇特的构思和西方的叙事技巧华丽登场,其文学作品显然带着日本近代文明初期文化殖民下的西方崇拜色彩。当西方文化的过度崇拜和日本近代文明的滞后出现矛盾时,作者追求的艺术和现实生活发生不协调。谷崎内心强烈的本民族文化认同促使其创作中不断对近代文明进行内化和反思。关东大地震和移居关西后,谷崎的创作风格发生巨大转变,他消化吸收西方叙事技巧,转而扎根古典文学世界,运用古代物语体的行文手法,描写工业

文明下传统江户市井的社会风俗,彰显传统古典的审美情趣。在色彩运用上,谷崎放弃了五彩缤纷的色彩,转而运用单一色彩,其中色彩变化最显著的是白色,由初期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变为中、晚期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象征传统古风幽玄的回归。在色彩表达技巧上,谷崎将象征的手法和传统的行文手法相融合,运用“东方”和“西方”、“古化”与“欧化”、“单色”与“复色”相融合的叙事技巧,赋予传统色彩新的文学价值,构造出独特的文学世界。

#### 四、结 语

本文以谷崎润一郎文学世界的色彩为中心,尝试以文本细读的方法,从色彩的表现手法、赤青黑白的价值意蕴及其产生的根源三个方面分析谷崎的代表作品,深入了解谷崎文学世界的审美情感和价值意蕴。首先通过谷崎的色彩表现手法分析发现作者最喜好赤青黑白四个日本传统色彩,并擅长运用具有微妙变化的色调和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相结合的表现技巧,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描绘出具有丰富感受力的文学世界。其次通过对谷崎色彩意蕴的分析得出赤色是让女主升华、男主沦陷的法器,象征魔性的力量;青色总是伴随妖女、魔女、恶妇的登场,象征诱惑力和想象力;黑色通过与彩色的对比或组合,具有多重象征性;白色通过女性的肉体象征生命的活力和激情,从初期作品中明亮刺眼的纯白和雪白逐渐淡化成中、晚期作品中阴翳中的朦胧白和月晕中的乳白,象征作者对东方古风幽玄的回归。最后从文化认同的视角总结谷崎润一郎作为中西方文化的接受者,继承日本色彩的审美传统和文化内涵,借用日本古老审美对象,描绘出风雅幽玄的古风世界;同时内化吸收西方高超叙事手法,使象征的手法和传统的行文手法相融合,赋予色彩新价值,创造出别出心裁、独树一帜的审美世界。谷崎润一郎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审美心理和艺术手法开辟了先河,更为可贵的是他建构了一个开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空间。

#### 参考文献:

- [1] 宇佐見英治. 闇・金・灰: 谷崎潤一郎の色調[A]//大岡信. 日本の色. 東京: 朝日新聞社, 1983: 12.
- [2] 波多野完治. 作品と性格[A]//波多野完治. 性格診断の技術. 東京: 金子書房, 昭和 35: 43.
- [3] 张能泉. 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语言的绘画性[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5, 18(1): 170-175.
- [4] 夏目漱石. 文学論[M]//夏目漱石. 漱石全集. 東京: 岩波書店. 昭和 41 年: 42-43.
- [5] 佐竹昭広. 古代日本語に於ける色名の性格[J]. 国語国文. 1955, 24(6): 331-346
- [6] 谷崎潤一郎. 刺青[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一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69.
- [7] 谷崎潤一郎. 少年[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一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179-180.
- [8] 张波. 中日熟字中“青”的色彩意象比较[J]. 学术交流. 2017 (12): 179-183.
- [9] 谷崎潤一郎. 人魚の嘆き[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四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203.
- [10] 谷崎潤一郎. 夢喰ふ蟲[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十二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186.
- [11] 谷崎潤一郎. 少将滋幹の母[M]//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十六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281-282.
- [12] 张能泉. 在艺术与道德之间游走: 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文学伦理解读[J]. 社会科学. 2017(3): 183-191.
- [13] 鲁道夫·阿恩海姆. 艺术与视知觉[M]. 滕守尧, 朱疆源,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460.
- [14] 谷崎潤一郎. 支那趣味と云ふこと[A]//谷崎潤一郎. 谷崎潤一郎全集: 第二十二卷.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121.
- [15] 刘含力. 论谷崎润一郎对传统的回归: 以《细雪》为中心[J]. 群文天地. 2011(3): 44-47.
- [16] 郝金梅. 耽美与享乐的空间叙事: 对谷崎润一郎小说创作的解读[J]. 语文学刊. 2017, 37(1): 161-164.

(责任编辑: 楼倚杉)